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系统论

彭家法

安徽大学文学院

Email: pengjiafa@sina.com

Received: June 14, 2024; Revised: Jun 30, 2024; Accepted: June 30, 2024

摘要:

本文提出汉语第二语言习得和研究方法论等概念,提出构建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系统,具体包括调查方法、分析方法和解释方法。调查方法内容有语料库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访谈调查法和个案跟踪法,前两种是量化法,后两种是质化法。分析方法内容主要有 t 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和相关分析,主要是量化的统计方法。解释方法内容主要有生成句法和形式语义等方法,主要是形式语言学的方法。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系统的学习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以当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加强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研究和注重相关理论在汉语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运用。

关键词: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 研究方法系统; 调查方法; 分析方法; 解释方法

ON THE SYSTEM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ENG JIAF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HU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s of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discusses the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of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including investigation methods, analysis methods and explanation methods, and discusses what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when 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including: Based o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heories,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theories i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Keywords: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ystem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Investigative Methods; Analytical Methods; Explanation Methods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它对于探索人类语言的本质、提高第二语言学习以及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汉语第二语言习得既有第二语言习得共同特点又具有自身独特之处。学界对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系统性认识不足，本文侧重于构建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新系统，突出调查方法、分析方法和解释方法，以期促进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文章分为四节，第 1 节回顾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相关概念，第 2 节回顾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历史进程，第 3 节具体讨论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具体研究方法，第 4 节论述学习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相关的基本概念

1.1 习得与学习

“习得” (acquisition) 与 “学习” (learning) 的含义有交叉重叠之处。学习专指成人有指导的有意识的二语学习，习得专指儿童在自然环境下无意识的母语习得。Corder (1981) 建议区分学习和习得。Krashen (1981) 认为习得的知识与学得的知识是相互独立的两种知识。学得的知识无法转换成习得的知识，即所谓的“无接口观点” (non-interface position)。他指出学习是一种“有意识的” (conscious) 行为，而习得则是“潜意识的” (subconscious)，是“捡到” (pick up) 的。学习是了解有关语言规则的知识，这些知识仅能帮助学习者检查自己话语的对错；而习得是在交际条件下自然地掌握。习得主要是儿童获得一语的方式；而成人通过学习掌握二语。因此，简要概括起来，二者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不同：学习指的是成人，习得指的是儿童；学习是有指导的，习得则是自然环境下发生的；学习是有意识的，习得是下意识的；学习用于二语，习得用于母语。严格按此区别，“成人第二语言习得”的术语就存在矛盾，应该表达为“成人第二语言学习”。

目前，学界的共识是成人二语习得既包含有意识的过程，也包含无意识的过程，因此“学习”“习得”常常不加区分，交互使用。汉语本没有“习得”一词，因此刚引进这一概念时也曾使用过“第二语言获得”“语言获得”“母语获得”等术语。不过后来为了准确表达“acquisition”的特定含义，就新造了“习得”一词，既包括“习而得之”的意思，突出学习的过程，也隐含“习焉不察”（潜意识学习）的意思，现已被广泛接受。本文使用“习得”这一术语作为学科名称。

1.2 第二语言习得和汉语第二语言习得

“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简称为“二语习得”(L2 acquisition)。一般来说, 二语习得是指学习本族语后学习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 有时指学习第三种或第四种语言。例如, 我们的第一语言是汉语, 那么我们学习英语的过程, 就称之为第二语言习得。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指的是学习者掌握了本族语之后学习汉语的过程。例如, 一个英国留学生在掌握了本族语之后, 开始学习汉语, 那么这个学习汉语的过程就称之为汉语第二语言习得。

第二语言习得有可能发生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 比如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英国学英语; 也有可能发生在正规课堂环境中, 比如我们在中国的课堂里学英语。第二语言和“外语”(foreign language) 不完全相同。外语是从国家角度界定的, 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则是从个人角度按习得语言时间的先后顺序界定的。

目标语(target language), 也称目的语, 指的是学习者正在学习的语言。母语为汉语的中国学生学习德语, 则德语是他的目标语; 母语为俄语的学生学习汉语, 则汉语是他的目标语。

2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和特点

二语习得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之后迅猛发展, 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也相应地建立了不少理论框架, 第二语言习得不同研究阶段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调查方法、分析方法和解释方法)。不同的理论框架意味着不同的研究方法, 本文认为不同的理论框架就是不同的研究方法。本节先宏观介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再具体讨论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和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相关特点。

2.1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二语习得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大致包括对比分析法、偏误分析和中介语分析、语素习得研究、Krashen 的监控模型和普遍语法理论:

“对比分析法”(Contrastive Analysis) 出现于 50 年代末, 其奠基人是美国语言学家 Robert Lado。对比分析的初衷是试图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理论支撑, 来解决第二语言学习与教学中的问题。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任何一种学习都是需要经过反复训练, 并达到熟练的程度。语言学习同

样也是一种“刺激—反应”的过程，第二语言学习也要经过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比如说，学习者发出一句问候语，如果得到听话人的理解并做出回应，说话人的话语就会加强，就会逐步习得这句话。反之，就无法习得，学习者将做出另一个新的尝试。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教学中，教学方法就是老师要求学生模仿和重复句型，从而形成一种习惯或者条件反射。(Lado, 1957)

人们注意到，通过对比分析做出的预测在实践中似乎无效，语言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是学生学习中最困难的。同时，母语跟目的语之间的共同点也不一定是学习上的容易之处。大量习得研究证明，学生所犯的大多数错误无法追溯到母语。那么，学习者的偏误跟什么有关？什么原因造成这些错误呢？于是，一种以分析学习者二语偏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偏误分析。Corder 开始注重学习者的错误，研究表明，大多数英语学习者所犯的错误并不是来自他们的母语。因此，他提出学习者使用的第二语言本身也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而不是存在各种错误的语言，因为“错误”是相对于标准的目的语来说的。错误可以分为偏误和失误，前者是有规律的，后者是疲劳等其他原因导致的。

Selinker (1972) 提出学习者的语言，或者说“中介语”的观点。中介语指的是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通过一定的学习策略，在目的语输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既不同于其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随着学习的进展向目的语逐渐过渡的动态的语言系统。中介语包含两个基本意思：通过学习产生的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随时间不断变化。中介语研究使得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要研究的是学习者的语言系统，而不仅仅是有错误的那部分。

70 年代，Dulay 和 Burt (1974) 等关于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对语素习得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认为，在英语二语习得中，对某些语言结构的习得遵循某种带有普遍性的“自然顺序”(natural order)。他们通过调查来观察儿童对某些英语语素的习得情况。这些语素包括：英语复数的-s，进行时的-ing，系动词 be，助动词 be，冠词 the/a，动词过去时的不规则形式，动词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s，所有格's。研究结果表明，习得者在习得以上这些英语语素方面时，都显示出一种共同的顺序。之后，Krashen 等人也进行了多项类似的实验，并扩大了研究范围，结果都不同程度地验证了这种语素习得的顺序。DeKeyser 认为感知显著度、语义复杂度、形态-音系规律、句法类别和频率五大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了语素习得顺序。他们认为，由于二语习得中存在

着某种共同的习得顺序，学习第二语言的人所产生的语言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中介语来研究，而不应该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末，Krashen (1981) 发表了一系列二语习得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提出了他的“监察模式”假说。此后，经过不断改进和扩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形成了以五个基本假设为基础的一般理论。这五个假说是：

“习得”与“学习”假说；监控假说；自然顺序假说；输入假说；情感过滤假说。这五个假说中，输入假说是其理论的核心，其余的四个假说都是对输入假说的展开和补充。Krashen 对“学习”和“习得”的区分，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人类头脑有不同分工的主张。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语言知识和通过习得所获得的语言知识在人类头脑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这一主张支持了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即人类大脑的各个不同部分是有不同分工的，有的负责数字，有的负责推理，有的负责语言等。但是，把通过学习获得的语言知识和通过习得获得的语言知识看成是毫无联系的两种知识是难以找到事实根据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通过实验证明，语言习得与语言学习是截然分开的。

80 年代，Chomsky (1981) 普遍语法理论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除了对 Chomsky 理论的主导思想表现出很大兴趣以外，同时也对他提出的一些具体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对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概括地说，普遍语法理论不仅仅是一个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个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 (Principles)，而这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同时也是婴儿在开始学习第一语言之前所处的“最初语言状态”，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除了这些恒定不变的语言原则以外，成人的语言状态称为“稳定语言状态”，其中包含一些语言参数 (Parameters)，而这些参数的值一般是处于待定状态的。大多数参数像开关一样只有两个值 (Value)，个别的有两个以上的值。各种语言之间核心部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参数值的变化上。头脑中语言参数的值是通过人们对语言的接触来确定的。一个成年人的母语语言知识包括各种语言共有的语言原则以及各种语言不同的参数值。

普遍语法认为人类头脑中有天生的语言知识，理由如下：

虽然每种语言的语法都是一套复杂的规则体系，但是每一个正常儿童最终都能掌握。儿童最终掌握的这套复杂的语法体系并非都是从他所接触的语言材料中得来的。比如人们经常会发现，孩子会说出一一些别人没教过的话。比如“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中“一”“不”的变调，不可能是父母教会的，这被

称为“语言刺激贫乏性”。一些语言实验证明，虽然儿童在学习第一语言时会犯语言错误，但是这些错误都是普遍语法所允许的，只不过这些错误不符合所学语言的参数罢了。几乎所有的成年人就其母语来讲都具备基本相同的语言能力。几乎所有正常的儿童都能在非常接近的时间内掌握其第一语言。

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普遍语法理论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以普遍语法理论为基础，对第二语言习得进行研究，已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人们用普遍语法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围绕着二语习得中的很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2.2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指的是外国人习得汉语，对它的研究最早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一般认为以鲁健冀（1984）的发表为开端。可见，与国际二语习得研究相比，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起步较晚，在中国还属于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几十年来，我国的学者不断地致力于对外国人学汉语易产生的偏误、学习过程及相关理论等问题的研究，并在《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

目前，关于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比如说研究的角度越来越多，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广泛涉及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科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和多个视角；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元，从早前的探讨语言迁移现象，到后来的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再到现在的社会文化因素等；在研究的手段上，实证性的调查研究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质化分析与量化分析相结合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中国的语言学家也不断关注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如引进并研究形式语言学（包括生成语法学、形式语义学等）的相关理论，并运用研究成果，展开以生成语法为基础的汉语二语习得分析，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2.3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特点

李柏令（2013）指出，二语习得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特点：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以及研究手段的实证性。相比较而言，汉语二语习得研究除了具有这三个特点之外，研究内容还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引进与创新，二是语言系统内不同子系统的研究比例差异较大。

第一，汉语二语习得研究注重引进与创新。与世界范围内其他一些语言的第二语言教学相比，汉语第二语言教学起步较晚，早期文章大多为经验分享和国外理论介绍。因此，国外许多不同时期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几乎同时涌入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界。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对比分析理论”“偏误分析”“中介语理论”等都在 80 年代初同时“挤进”汉语第二语言研究。

但是事实证明，有些理论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英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现，母语不同的人在学习英语语素 (morpheme) 时往往有着共同的习得顺序，该顺序与母语习得时的顺序一致。这项成果暗示人们，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并不造成影响。但是，有调查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朱志平(2001)在对欧美学生与日本学生的习得对比研究中发现，欧美学生“是”字句应用率为 93%，出错率为 19%；同一水平的日本学生“是”字句应用率为 50%，出错率为 60%。这说明同一水平的日本学生对“是”字句的习得迟于欧美学生。也就是说，“是”对日本学生来说没有欧美学生那么容易。这两项研究结果的差异表明，“习得顺序理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汉语第二语言习得在引进外来理论的同时，必须避免盲目套用的问题。

由此可见，处理好引进与创新的关系，是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取得重大发展的必要前提。

第二，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对语言系统内不同子系统的研究比例差异较大。跟印欧语言的二语习得研究相比，汉语本身就存在许多不同，比如说使用汉字、语音中有声调、语法中语素重要、词汇中复合词比较多等等，这也就决定了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内容具有其他语言二语习得所不具有的特点。

2.4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分类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有不同分类。Mackey (2005) 则认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可以分为质化和量化研究两大类。

量化和质化方法特点与区别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量化的研究工作是演绎性的(deductive)，因为它开始于一种理论或者一种假说，即“理论先行”，然后使用数据来检验它。而质化的研究工作是归纳性的(inductive)，因为它先通过观察来收集材料，即“材料先行”，然后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些数据。其次，在量化的研究工作中，研究者是“强加于人”的，他要进行干预以控制研究中的变量。而质化的研究者并不尝试像一个实验者那样实行控制，而是反过来，观察自然发生的行为。再次，进行量化的研究者预选了要在研究中测试的

变量。而与此相反，质化的研究者事先并没有确定哪些变量是重要的，而是反过来，试图尽可能全面地描述正在被观察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量化的研究工作对终点结论感兴趣。例如，证明一个具体的项目是否显得比另一个更有效。而质化的研究工作的兴趣在于过程本身，换句话说，在于课堂上实际发生了什么。最后，量化的研究工作的结果被假定是可类推于更大人群的，而质化的研究工作的结果不能（常常是不需要）类推。

汉语二语习得的研究方法还可以按照研究不同阶段所运用的方法分类，调查阶段、分析阶段和解释阶段各有不同的方法。彭家法（2003）介绍汉语二语习得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三部分：调查方法、分析方法和解释方法。调查方法内容有语料库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访谈调查法和个案跟踪法，前两种是量化法，后两种是质化法。分析方法内容主要有 t 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和相关分析，主要是量化的统计方法。解释方法内容主要有生成句法和形式语义等方法，主要是形式语言学的方法。

3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调查、分析和解释方法

纵观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缺乏系统性。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系统应该包括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调查方法、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分析方法和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解释方法。本节具体说明该系统的三个具体研究方法。

3.1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调查方法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调查方法主要包括语料库调查、问卷调查、访谈调查、个案跟踪等材料收集方法。

语料库调查是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重要的现代汉语语料库有北大 CCL 语料库、北语 BCC 现汉语料库等，重要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有北语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暨南大学中介语语料库、QQK 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等，这些语料库目前也是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广泛使用的语料库。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语料收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利用语料库进行语句搜索提取；另一种是从文学作品、报刊、留学生书面作业、测试卷等资料中进行语料的手动提取。语料库虽然规模宏大，但毕竟是有限的，我们自然产出的语料则是无限的。当语料库检索不到我们所需要的语料、语料例句较少或者

语料不够精准时，我们应运用篇章手动提取的办法，从文学作品、报刊、留学生书面作业、测试卷等资料中手动提取语料。

语料库所提供的量化分析研究方法能够为我们的偏误分析，特别是为归纳偏误类型、探索偏误原因提供具体的数据支持。许多学者在做偏误分析时往往只关注偏误的用例，没有考察正确的用例，这就不能掌握留学生习得的真实情况。习得研究还应该注意正确用例分析，主要包括用例类型分析、习得顺序分析等。

语料库中可以收集和分析的语料都是学习者曾经产出的语料，但面对有些难以掌握的语法项目时，学习者往往会采用回避策略，避免产出此类句子，这样我们就无法捕捉到学习者的习得情况，计算出的结论与实际习得情况也会产生显著的差异。同样，研究“回避”偏误时，也是无法从语料库中检索提取。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借助其他的研究方法。

问卷的设计是整个问卷调查法最重要的一步。在设计问卷时，研究人员需要考虑以下几点：①确定总体研究目的；②确定调查对象；③问卷内容及布局；④问卷测试小范围试行；⑤问卷预测。

在汉语二语习得问卷调查中，最常使用的是真值判断和诱导产出两种题型。真值判断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和等级量表；诱导产出包括填空、完成句子、翻译句子、造句和简答。

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常用的量化研究方法就是语料库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像自然科学一样注重用数字描述结果。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迷信统计数据，“数字不会欺骗，但是骗子却会利用数字”，我们也需要运用质化的方法进行调查。

质化(qualitative)研究是相对于量化(quantitative)研究而言的，是社会科学中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与量化研究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基础。

所谓“质化研究”，是指研究者置身于某研究情景中，运用观察、访谈、个案跟踪等方法去接近、体验和理解被研究者，并力求从当事人的角度去解释他们的行动原因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质化研究是产生描述性资料的研究，因此，质化研究是以文字而非数字的形式呈现的。

访谈调查时都需要实施以下几个重要步骤。（一）访谈之前的周密设计，包括：（1）明确访谈目的和问题，（2）确定访谈对象，（3）约定访谈时间和地点，（4）设计访谈提纲。（二）访谈之中注意有效沟通，包括：（1）访谈

中的提问应根据具体情境，做到提问自然流畅、前后呼应。（2）访谈中要善于追问，即研究者就受访者前面所说的内容做进一步的询问，例如：“你是依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或“你是听谁说的？”（3）访谈中的倾听要注意两条基本原则，即不要轻易打断受访者的谈话，同时要容忍沉默。（4）访谈中的记录也可以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录音。记录内容要尽可能详细，不仅要记录言语信息，而且还应记录非言语信息，比如，有的访谈对象可能很不善于表达，访谈者能从其手势，声调上理解其意，就应当在准确记录回答的词语之外，写下其他情况和自己的理解。（三）结束访谈，不能忘记对受访者表示感谢。结束访谈时向对方表示感谢，这既是科研道德基本的要求，又能为以后的访谈研究奠定基础。

3.2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分析方法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很多研究数据需要用统计学来作出分析。统计学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描述性统计学”（descriptive statistics），用以归纳复杂的数据，即把数据表达为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统计量（如平均值、标准差等）；另一个是“推论性统计学”（inferential statistics），有了推论性统计学，从“样本”（sample）中得到的统计量可用来推知“总体”（population）的情况，这样就便于语言学家从研究中得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t 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

统计的基础数值有两类，一类是中位数、平均数和众数，用于测量一组数据的集中趋势；另一类是“标准差”（标准偏差，standard deviation，简称 s 或 S）用于衡量一组数据的变异性或离散性，即个体之间差异。以此为基础计算标准分和概率等。

统计检验的设计都科学合理，具有创造性。我们要将这些统计检验的方法在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应用，可以结合经典文献中的例子进行理解如何应用。统计计算较为麻烦，我们只要理解其基本原理，具体运算可以使用 SPSS 等应用软件让计算机操作。

3.3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解释方法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解释方法主要包括生成句法学、形式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等当代语言学方法。

自鲁健冀（1984）发表《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以来，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在中国已开展了近 40 年。近年来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已十分深入，学者们研究的角度也日渐多元化。

80 年代 Chomsky 普遍语法理论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虽然 Chomsky 并没有直接提出该理论与第二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但毫无疑问，普遍语法理论不仅仅是一个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个语言习得理论，它对当时的行为主义语言观提出了挑战，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普遍语法理论引入中国后，出现了一大批学者对其进行研究，这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目前，基于形式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汉语二语习得研究，按照研究的内容划分，则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汉语句法结构的二语习得研究，二是对汉语词类的二语习得研究。

句法结构习得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文献有：常辉（2011）通过翻译任务考察了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对汉语致使结构的习得，并研究了母语在其中的作用，对影响该习得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郑丽娜（2015）基于“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考察了英语背景学习者对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结构的习得情况，并根据研究结果对“接口假说”提出质疑。袁博平（2017）则以英语母语者学习汉语态度疑问句为例，考察计算复杂性与第一语言迁移的关系等等。

词类习得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文献有：赵杨（2009）通过研究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对汉语心理动词的习得情况，考察题元层级在中介语中的作用。袁博平（2012）通过对说英语的人和说日语的人学习掌握汉语 wh 不定代词的研究，尝试解释绝大多数的成人最终都无法完全成功地掌握一门外语的原因。赵静等人（2015）采用看图写句子任务和限时合乎语法性判断任务考察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对汉语心理动词的中介语表征和加工效率。

近年来，语言类型学、语法化学说和认知语言学在中国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但从整个世界来看，形式语言学（包括生成句法学和形式语义学等）仍是当代语言学主流。因此，本文主要介绍生成语言学对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现象的解释，以期读者深入学习汉语第二语言习得打下坚实的基础。

4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学习

中国出版的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关书目按照内容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从课堂教学实践出发，介绍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关知识，以便对外汉语教学方

向的读者掌握教学知识和技巧，偏重于实践性和实用性，如孟国（2010）等；二是理论知识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针对相关的研究人员和专业的学者，如王建勤（2019）等。彭家法（2023）与这些书目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都是希望能更好地向读者介绍相关的二语习得知识，不同点则是强化形式语言学基础，并且注重介绍实际的调查、分析和解释的研究方法，注意研究方法系统的学习。

我们认为这也是当代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系统的学习需要注意的问题。具有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以当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以语言理论为解释的基础。当代语言学理论中认知语言学有所发展，但生成语言学是当代世界语言学的主流学派。因此，彭家法（2023）对二语习得的形式语言学基础作了介绍，介绍了生成句法学和形式语义学等方面的主要内容，便于学习者运用相关的理论知识去解释二语习得的各种现象。

二是加强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研究。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目标不仅是对理论进行介绍，还要讨论如何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彭家法（2023）特别重视汉语二语习得的材料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的介绍。彭家法（2023）对语料调查、问卷调查、访谈调查、个案跟踪等具体研究方法进行介绍。以往的教科书习惯于将理论知识与操作步骤分开讲述，这样教学过程中就需要用到两本书甚至几本书，但不同的书交叉着看，效果并不好。彭家法（2023）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步骤结合起来，在书中的多个章节后都配备了相应的 SPSS 相关操作步骤，这样便有利于读者一边学一边做，巩固所学知识。

三是注重相关理论在汉语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运用。彭家法（2023）以形式语言学为基础，介绍该学科的发展史及其重要的理论观点，但又不仅仅介绍理论，而是以该理论为指导，去解决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彭家法（2023）的每一章都先介绍相关理论或方法，然后将这些理论方法应用到汉语中来，看看是否同样适用，介绍当前汉语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及研究不足和研究方向，为读者以后进行研究提供相应的基础。

关于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学习，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前面所提到的彭家法（2023）三个特点，体现了当代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的主流，因此推荐使用这本书进行学习。学习中首先要对整本书有个大体的把握，先了解本书的主要特点，读者们才能更好地使用本书。

其次，认真阅读彭家法（2023）推荐的阅读资源。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再也不必为找不到相关的或感兴趣的文献而发愁，但是网上的资源众多，很多书籍的质量良莠不齐，一本本的去甄别会耗费读者大量的时间，因此本书在每章之后都会提供相应的参考书目，供读者自学，以便读者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有价值的书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参考书目都是相关领域的权威著作，非常值得阅读！

最后，认真完成课后练习。彭家法（2023）设计了课后练习，便于读者巩固所学知识。考虑到彭家法（2023）的受众绝大多数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因此特意设计了课后练习部分，这些练习主要包括每一章节的重难点知识，以及值得思考的问题。读者在学习完相关知识后完成这些练习，有助于巩固所学知识，也有助于对所学知识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这才有可能将这些知识应用到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实践之中。

5 结语

回顾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历史，我们发现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讨论缺乏系统性，本文构建了一个调查方法、分析方法和解释方法的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新系统，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系统运用这些方法可以促进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提供汉语视角，既促进汉语习得特点研究，又有利于揭示第二语言习得普遍共性。

参考文献:

- 常辉. (2011). 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汉语致使结构的习得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25 (1): 129-140.
- Chang Hui. (2011). A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ausative structure by English-speak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orld Chinese Teaching, 25 (1): 129-140.
- Chomsky, N.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 Corder S. P. (1981). Error Analysis and Inter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lay, H. C. & Burt, M. K. (1974). Natural sequences in chil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 Language Learning, 24 (1): 37-53.
- Krashen, S. (1981).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 Oxford: Pergamon Institute of English.
- Lado, R.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李柏令. (2013). 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Li Bailing. (2013).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 鲁健骥. (1984). 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3): 44-56.
- Lu Jianji. (1984). Interlanguage theory and the analysis of phonetic errors in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J].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3): 44-56.
- Mackey, A. & Gass, S. M. (2005).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Design.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 孟国. (2010).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与汉语教学.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 Meng Guo. (2010).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and Chinese teaching. Beijing: Guangming Daily Press.
- 彭家法. (2023).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 调查、分析与解释.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Peng Jiafa (2023).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urvey,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Hefei: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J]. (197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3): 209-231.

- 王建勤. (2019). 多视角的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Wang Jianqin. (2019). Multi-perspective study of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袁博平. (2012). 从汉语二语习得中的界面问题看影响成人二语习得成功的因素——以习得汉语 wh 词做不定代词为例. 外语教学与研究, 44 (6): 856-960.
- Yuan Boping. (2012).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uccess of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face problems i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aking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wh words as indefinite pronouns as an exampl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4 (6): 856-960.
- _____ (2017). 计算复杂性与第一语言迁移——以汉语第二语言态度疑问句为例. 世界汉语教学, 31 (1): 85-104.
- _____ (2017).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and first language transfer: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ttitude questions. World Chinese Teaching, 31(1): 85-104.
- 赵静, 王同顺 & 叶李贝贝. (2015). 英语母语学习者对汉语心理动词的习得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29 (4): 551-561.
- Zhao Jing, Wang Tongshun & Ye Libei. (2015). A study on English native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Chinese psychological verbs. World Chinese Teaching, 29 (4): 551-561.
- 赵杨. (2009). 汉语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的习得研究——兼论“超集—子集”关系与可学习性. 世界汉语教学, 23 (1): 86-100.
- Zhao Yang. (2009).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unaccusative verbs and psychological verb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set and subset” and learnability. World Chinese Teaching, 23 (1): 86-100.
- 郑丽娜. (2015). 英语背景学习者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结构习得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3): 393-404.
- Zheng Lina. (2015). A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intransitive verbs with object structure by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World Chinese Teaching, (3): 393-404.
- 朱志平. (2001) 对理论的应用与互动——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 (4): 3-8.

Zhu Zhiping. (2001) Appl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ories: a study o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pplied Linguistics*, (4): 3-8.